



柳湘莲:冷面似无情 热心乃至情

文/冯文丽

《红楼梦》中有三个“冷人”，两女一男。两女是薛宝钗与惜春，一男就是号称“冷郎君”的柳湘莲。说他“冷”，是因为他以超然清醒的旁观者心态处世，但用心极真，以不涉名利而出自本真的态度来待人，但要求极高，最终被冷语点醒而入道门，臻于纯粹。况且柳湘莲外表帅、多才艺，冷中带热，热极而冷，冷热相掺，所以为人行事都带着独特的味，有股“酷”劲。这种“cool”，有型有棱角有热度，极富个性色彩与魅力，经历丰富遇事曲折，最后“一冷入空门”，是《红楼梦》中与宝玉风格不同的十足“型男”。

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，读书不成，父母早丧，素性爽侠，不拘细事，酷好耍枪舞剑，赌博吃酒，以至眠花卧柳，吹笛弹箫，无所不为。因他年纪又轻，生得又美，不知他身分的人，却误认作优伶一类。柳湘莲的“酷”表现在以下方面。

素性爽侠，不拘细事，冷眼旁观

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，年纪轻，生得美，爱好串戏，不知他身份的人，却误认作优伶一类。而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，扮相俊美。曾扮戏客串，令尤三姐一见钟情，五年后仍念念不忘。尤说与贾琏听，贾琏也力赞三姐“果然眼力不错”，感叹柳是“那样一个标致人”。他名中带“莲”，《红楼梦说梦》中说：“观其姓名，其人必风姿濯濯，出污泥则不染者。”长得“帅”的柳湘莲却不拘形迹，自由往来，忽略了许多艳羡的目光，给人以“冷面”之感。

宝玉道：“我也正为这个要打发老烟找你，你又不大在家，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，没个一定的去处。”湘莲道：“这也不用找我。这个事不过各尽其道。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，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。”宝玉听了，忙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柳湘莲冷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。我如今要别过了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出了书房。刚至大门前，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说：“谁放了小柳儿走了！”柳湘莲听了，火星乱迸，恨不得一拳打死，复思酒后挥拳，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，只得忍了又忍。

柳湘莲虽出身世家但父母早丧，社会等级类同平民。无双亲故能远游，无富贵之累因而逍遥，他是浪迹天下的侠士。他读书不成，酷好耍枪舞剑，习得武艺，背负飘飘一剑，行走世间，了无挂碍。这使他一方面，对自己深恶痛绝的事情能拳脚相向，另一方面，对朋友故人仗义，救于危难。他把称呼他“小柳儿”的薛蟠结实实暴打一顿，之后避祸他乡，之后却又救了薛蟠一命，成为至交，可谓不打不相识。在无牵绊的世间，他行踪不定，任性驰骋，特立独行，有古代侠士之风。他不依附权贵，所以自由，不期许名利，所以无惧，故可以冷面世事。这种不依附于特定人或世的人生，实质是对世事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独立、不合作，有种“冷眼旁观”的“冷”。

文戏武功，冷热相间，自尊自爱

柳湘莲嗜博吃酒，以至眠花卧柳，吹笛弹箫，无所不为，有很多多才多艺。他是一个不受正统礼教与思想意识控制的“自由”身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体制外”存在者，“一箫一剑平生志”（龚自珍语）。柳湘莲压根就不是宝玉批的“禄蠹”或“文死谏武死战”的“正统”人士，也不是专意女色的浪荡子弟，而是自尊自爱之人。他身上有“儒”者品德，如对朋友的“诚”、“信”、“义”等，也有道家适性逍遥、超脱名利、放旷不羁的气质。他不深涉权力与富贵，箫声剑气构成他不定行迹的光环，形塑了他的人格魅力。

柳湘莲不受正统意识控制，却很热衷人世之间的适心适意，要求与标准都极高，追求至情至性的极致。贾琏说他“冷面冷心”，其实只说对了一半，他实质是“面冷心热”，与薛宝钗的“面热心冷”恰成对比。他只是冷面看世事，对诸事却有热肠。他对朋友真，经常照看秦钟的孤坟是冷中之热；对自己“善”，“眠花卧柳”，也是冷中之热；还好“美”，“最喜串戏”也是冷中之热，找个绝色女子还是冷中之热。所以柳湘莲的“冷”与惜春彻头彻尾的冷不同，是冷中有热的“冰之火”。柳对不称心的，冷面以对，冷心以待，对他不上意的，有“水流花落之性”之



性(第六十六回)，并不着意。他凭自身的性情、才华、美德活跃在人间，划出世俗生命的光华，是武侠、儒、道、禅结合的典型。

宝玉道：“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，一点儿做不得主，行动就有人知道，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，能说不行。虽然有银子，又不由我使。”湘莲道：“这个事也不用着你操心，外头有我，你只心里有了就是……”“只是你要果真远行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，千万别悄悄的去了。”说着便滴下泪来。

柳湘莲的“冷”与宝玉“热”相映衬。“他最和宝玉合得来”，“二人相会，如鱼得水”（第六十六回）。为什么柳湘莲对别人冷面冷心，对宝玉热诚相待呢？这是因为宝玉的叛逆，与柳湘莲的不拘礼法正好吻合，俩人都力图挣脱正统礼教的精神羁绊。柳湘莲的萍踪浪迹与宝玉的“无事忙”，实质是一样的，都是要在正统礼教外寻求自我、生命的价值。柳湘莲的人生结局以另一个向度为宝玉作了预示，所以清人陈其泰说“写湘莲亦即是写宝玉”，“是宝玉先声”。有学者论述：

从总体上看，湘莲与宝玉是同中有异的两个旷世奇男子。二人同为叛逆者，同为出世人，同为奇才俊杰，同为逸士真人

……二人之异在于：一贫一富，一刚一柔，一武一文，一剑一书，一剧一诗，一冷一热，异中见出互补关系……就冷就热，柳湘莲是冷眼看世界，“最是冷面冷心”，但冷中也有热……相比之下，贾宝玉是热情护众花，“爱博而心劳”，但热中也有冷，因湘云说“混帐话”而下逐客令是热中之冷，批评宝钗“入了国贼禄鬼之流”也是热中之冷……最后“悬崖撒手”，“弃而为僧”，更是热极而归于极冷，亦与柳湘莲形异而质殊，殊途而同归了。

最后俩人都因爱情悲剧而遁入空门。柳湘莲被“数句冷言打破迷关”而跟道士走了，后来宝玉“情色若痴，语言常乱，似染怔忡之疾”，终皈依佛门。柳湘莲是宝玉的先行者、预演者，因为深层他们都是叛逆到底的人，秉持心的“真”与情的“挚”，这种永恒的东西只有到超越因果与时空的空门去追寻。

湘莲道：“我本有愿，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。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，顾不得许多了，任凭裁夺，我无不从命。”……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，乃吾家传代之宝，弟也不敢擅用，只随身收藏而已。贾兄请拿去为定。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，然亦断不舍此剑者。”说毕，解囊出剑，捧与贾琏。

是寻求生命本体意义的男子。但因太轻信，又太直肆，最终以年轻颖悟的性情悟道，出走异乡。热极归于极冷，以他的追求极致而完美的个性完成最后的形状与冰冷，导致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”

“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，乃是至情。”脂砚斋这辩证的眼光，切中了湘莲“冷”与“热”的统一。柳湘莲的“冷面冷心”，其实是内中太热所致，而不是像世间太多人因内心中虚而外表冷。因为热切待世，希冀世间还之以热，但世多不屑，所以冷面以对，并且看似冷心。冷的另一面含着热，且多冷就有多热，是成正比的对立体。柳湘莲的冷由酷热转化而来，在强风强压的瞬间，热转温凉，凝固成了冷。

“情”的悲剧陷入绝望之“冷”，一冷入空门

尽管柳湘莲“眠花卧柳”，这在他所处的社会不是男子的污点，反而是风雅。柳湘莲经此只是过客，他的理想是找个“绝色的女子”。湘莲对“绝色”的理解具有“品貌”的二重性：色要绝，品行无瑕，才能与他的内外兼美匹配。这符合他“冷”的作风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贾琏对柳湘莲不能完全理解，所以不能参透这“品貌”的二重要求。宝玉是个只要女儿都尊崇的人，所以就失口说出“与他们混了一个月”的话。这在不知内情而心性极高的柳湘莲听了，跌足道：“这事不好，断乎做不得了。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，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。我不做这剩忘八。”他追求纯真的爱情，想有至性至情的女子与他结为美满婚姻，故因内情“热”而反应

过激。这“热”一下子转为“冰凉”，索回定情之物鸳鸯剑，作出迅疾意外的举动：悔婚。

尤三姐与柳湘莲其实都是至性之人。柳湘莲以“冷面”疾恶，尤三姐以“放浪”逐世，内心都在寻求知己以交流本真而热腾腾的心。这样的俩人其实不容易相遇，因为追求极致，即便相遇还可能失之交臂。这是人生的不幸。尤三姐用刚烈的死唤醒“冷二郎”清醒的认识，他终于丢开冷盔，宣泄出了他的柔情，泣道：“我并非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，可敬，可敬。”湘莲反扶尸大哭一场。等买了棺木，眼见人殓，又俯棺大哭一场，方告辞而去。

“冷人”容易做出决绝的行动，而“决绝”是把双刃剑。柳湘莲与尤三姐的悲剧如果只解释为是性格悲剧，那

是大大化了了。他们一刹那间错失彼此的结局，说明，世道追求至情至性这种极致的艰难。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清静无为的道门与柳湘莲“冷”的气质是吻合的。

湘莲瞥见，似梦非梦，睁眼看时，那里有薛家小童，也非新室，竟是一座破庙，旁边坐着一个跏趺道士捕虱。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：“此系何方？仙师仙名法号？”道士笑道：“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，我系何人，不过暂来歇足而已。”柳湘莲听了，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，掣出那根雄剑，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，便随那道士，不知往哪里去了。这种疾忽的人生作风如刀刻划出了他年轻生命从世俗到道家的轨迹，如戏剧般转换，完成无常人生的新诠释。他是自由的象征，也



通过看云，常常可以识别阴晴风雨，预知天气变化。

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重视云的观测，《诗经·小雅》曰：“上天同云，雨雪雰雰。”意为：下雪的云，在天空中是均匀一色的。的确，冬季下雪之前，云层常常是比较均匀高层云，而当下雪时，就变成雨层云了。

夏季下大雨的云一般是什么呢？“满座顽云拨不开……浙东飞雨过江来”（北宋·苏轼《有美堂暴雨》），诗中的“顽云”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聚集浓密、含水量丰富的积雨云。唐代李肇《国史补》中也有“暴风之候，有炮车云”的记载。炮车云底部平坦，云顶隆起，群峰争奇，渐渐顶部伸展，呈砧状，很像炮车。“底部平坦，云顶隆起”可能是浓积云；当砧状结构形成时，那就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。

古人根据云层的形状、薄厚、颜色及其变化，总结出了一系列“看云识天气”的谚语，流传至今。其中和“暴风之候，有炮车云”类似的谚语是：“天有城堡云，地上雷雨临”。“城堡云”和“炮车云”形状相仿，都是可以产生雷阵雨的云体。当然，不仅有“看云预测雨”的谚语，也有“看云预测晴”的谚语。如“天上鱼鳞斑，晒谷不用翻”，这里的“鱼鳞斑”指的是一种透光高积云，云体比较高，不厚，一般预示着持续晴日。

随着劳动人民观测天经验的积累，天气谚语越来越丰富，于是将其汇集成书，便于集中参考。在唐代有关民间天气经验的书籍中，最有名的是黄子发的《相雨书》，它收集了唐代以前的一些天气预测经验，有些至今还很有价值。例如：云中出現黑色和红色，就会下冰雹。现在进行人工防雹作业时，必须判断是否有雹云，其中“察云色”就是个重要的判断方法。雹云的颜色先是顶白底黑，而后云中出現红色，形成白、黑、红的乱纹云丝，云边呈土黄色。与《相雨书》描述的颜色基本一致。

《吕氏春秋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，有关“应天时”的篇章，属于自然学说内容，其中就有篇章把云按形状分为“山云”、“水云”、“旱云”、“雨云”四种。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，这样的分类过于简单，但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代，这样的分类和论述就非常了不起了。

现如今，各种版本的云图画册是提高气象科技人员看云能力的良好工具，那些精美逼真的云图，一般都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。但在古代，依靠手工描摹和文字说明，也制作出了许多云图。目前发现的最早古代云图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《天文气象杂占》（西汉帛书）和敦煌出土的《占云气书》（唐天宝初年）。明代茅元仪《武备志·载度占》中的《玉帝亲机云气占候》，里面有51幅云图。明代典籍《正统道藏》中有《雨畅气候亲机》《雨晒气候亲机》两篇，内有云图39幅，等等。

古人制作的这些云图，其实都是“云观测”成果，可以直接运用到“看云识天气”的实践中。以明清时期的《白猿献三光图》为例，其中载有132幅云图，每幅图上都有说明，以日、月、星和银河作背景，根据各种云的特征和变化，描绘成云图，可用于天气预报，而且绝大部分图文都符合现代气象观测学基本原理。

古代文人也有自己的看云心得。“有轻虚之艳象，无实体之真形。”这是陆机在《浮云赋》的开头对游移于空中的浮云描写。接着他又写道：“或如钟首之郁律，乍似塞门之寥廓。”无形的浮云又被诗人赋予了空间立体的形象，使人感到晴日的云彩，既固有悠悠飘移的习性，又可生恢宏壮观的场面。

云和雨往往是不可分的。早在西汉，董仲舒就在《雨雹对》说：“攒聚相合，其体稍重，故雨乘虚而坠。风多则合速，故雨大而疏；风少则合迟，故雨细而密。”翻译过来就是：“雨滴是由小云滴受风合并加重下降而成的。风大使云滴合并得快，这就使下降的雨滴大而比较疏。风小使云滴合并得慢，这就使下降的雨滴细而比较密。”这种从微观角度说明雨滴的形成过程，基本上和现代暖云降雨理论相符合。

不仅古代科学家对云雨形成机制有论述，古代诗人既知道云中含水的常识：“纵使清明无雨色，入云深处亦沾衣”（唐·张旭《山中留客》），似乎也清楚云雨转换之道理：“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”（南朝·周兴嗣《千字文》）。

只是古人对云的认识还处于直观的感性阶段。晋人张协在《杂诗十首》中写道：“腾云似涌烟，密雨如散丝。”用现代气象观测学的眼光看，这种似涌烟生密雨的腾云显然就是碎雨云，它高度低，移动快，而且有蔽光云层，所以地面上的人看它，当然就形似涌烟了，有像“涌烟”一样的云，就有密如散丝的雨。

古人也会看云识天气

文 霍寿喜